

# 安大简《邦风·侯风·陟岵》解析

子居

<https://www.xianqin.tk/2021/04/19/2951/>

中国先秦史网站 2021年4月19日

关于安大简所收《陟岵》篇，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：“简本《陟岵》三章，章六句，与《毛诗》同。”<sup>1</sup>关于此诗，《毛传》言：“孝子行役，思念父母也。国迫而数侵削，役乎大国，父母兄弟离散，而作是诗也。”不难看出“孝子行役，思念父母也。”尚合于诗义，故当是转自旧说，而“国迫而数侵削，役乎大国”于诗中无所见，“父母兄弟离散”更是不着边际，因此当是《毛传》作者自己演绎的部分。后世以《陟岵》在《魏风》，因此遂指“国迫而数侵削，役乎大国”是春秋初期被晋国役使的魏国，而现在安大简既然为《侯风》，则此说的不成立已是显而易见。明代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卷二十三另以为“《陟岵》，晋狐偃从公子重耳出亡也。”此说清代颇为流行，如胡文英《诗经逢原》即从其说言“父，狐突也。……兄，狐毛也。”钱澄之《田间诗学》卷四：“《左传》晋文公奔翟时从者五人，狐偃一也，而狐毛不与。及文公入秦，毛与偃俱从，以不应怀公之召，其父狐突死焉。岂文公周游列国时，毛以舅氏之戚，复继偃而至耶？何氏谓此诗狐偃所作，愚按当是。偃初奔翟时，突与毛俱尚在晋，故有瞻望父母及兄之

---

<sup>1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16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语。”该说注意到了《陟岵》诗中弟服行役而兄未从役的情况，但逃亡并非行役，且重耳出亡时期，除了被晋献公派人追杀时形势窘迫外，其他时期生活皆颇为安逸，显然不合于诗中“行役夙夜无已”的叮嘱，故其说当并非《陟岵》诗的背景。笔者认为，由《陟岵》诗中所体现的内容来分析，其作者较可能是韩起，此诗盖作于韩起初次从役之时，也即《陟岵》诗很可能是春秋后期末段的晋悼公中期的诗篇。

### 【宽式释文】

陟皮古可，詹望父可。父曰：“差，余子。行役夙夜毋已。尚慎坦才，允来毋待。”

陟皮杞可，詹望毋可。母曰：“差，余季。行役夙夜毋寢，尚慎坦才，允来毋弃。”

陟皮阮可，詹望兄可。兄曰：“差，余弟。行役夙夜必皆。尚慎坦才，允来毋死。”

### 【释文解析】

陟皮(彼)古(岵)可(兮)[一]，詹(瞻)𠄎(望)父可(兮)[二]。  
父曰：差(嗟)余子[三]，

整理者注〔一〕：“陟皮古可：《毛诗》作「陟彼岵兮」。「古」「岵」二字谐声可通。毛传：「山无草木曰岵。」但《说文·山部》：「岵，山有草木也。」从山，古声。《诗》曰：『陟彼岵兮。』」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：「《说文》多本毛传。《尔雅》《说文》既同，则今本毛传相反，

为传写之误无疑。】<sup>2</sup>“陟彼 XX”句式，先秦文献可见于《商颂》的《殷武》，《小雅》的《北山》、《车辖》、《杕杜》，《周南》的《卷耳》，《召南》的《草虫》，《邶风》的《载驰》，及此《陟岵》篇，笔者在《安大简〈邶风·侯风·汾沮洳〉解析》中曾提到：“‘言采其 X’句式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《小雅》的《北山》、《我行其野》、《杕杜》、《采芣》和《召南·草虫》、《邶风·载驰》以及本篇《汾沮洳》，由此可见这个句式的使用时间和范围都相当有限，且说明《汾沮洳》、《召南·草虫》、《邶风·载驰》很可能皆出自对《小雅》的模仿。”“陟彼 XX”句式正与之类似，由此可见安大简《邶风》的排序很可能确实是与收录顺序有关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侯风》、《邶风》可能是成文较接近《小雅》的成文时间，收录也比较早。又或是这几篇的作者对《小雅》较熟悉，以当时而言能接触到较多的信息，受官方教育程度也比较高。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《陟岵》的作者都不大可能是普通的服役民众，是贵族子弟的可能性显然更高。《晋书·慕容暉载记》：“父兄有陟岵之观，子弟怀孔迯之顾。”何超《音义》：“岵，字或作岵。”是“岵”有作“岵”的异体，不知是否出自三家诗版本。关于“岵”与“屺”哪个是“山有草木”、哪个是“山无草木”，历来是《陟岵》相关研究的一个讨论重点，如宋代李樗《毛诗集解》卷十二：“《尔雅》曰：‘山多草木曰岵，无草木曰屺。’毛氏则谓山无草木曰岵、有草木曰屺。王氏则从《尔雅》之说，以谓初曰‘陟彼岵兮’，以草木蔽障害于瞻望父兄也，故中曰‘陟彼屺兮’，以屺瞻望有所不见也，卒曰陟冈。今且

---

<sup>2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 117 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 年 8 月。

从《尔雅》之说。盖所思渐极，则所登渐高，期于瞻望可及也。夫孝子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，一举足不敢忘父母，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夫远游犹且不可，又况从于征役之间乎？然其事出于不得已者，故其思念之情深切如此。”清代冯登府《三家诗遗说》卷三：“《易林·泰之否》：‘陟岵望母，役事不已。王政靡盬，不得相保。’此三家说与序合，孝子不忍一日离其亲。《韩诗》说：‘二十行役，三十受兵。’干戈丧乱，骨肉流离，游子天涯，白云无极。此诗以岵兴父，以屺兴母，以冈兴兄，皆取同声之字。《尔雅》：‘多草木岵，无草木屺。’传正与相反，当以《尔雅》为正。盖初言草木障蔽，苦于瞻望也；次言陟屺，无草木矣；终言陟冈，则平远无所蔽矣。陟之愈高，望之称切，而一出于夙夜之慎，杜老无家之别，狄公登山之悲，无此揅切，非孝子而能如是乎？”而与李栲、马瑞辰等多数从《尔雅》说的学人不同，也有认为《毛传》不误者，如清代顾广誉《学诗详说·学诗正诂》卷二：“《释山》：‘多草木岵，无草木岵。’岵即此《诗》之屺，音近通用。《传》：‘山无草木曰岵，山有草木曰屺。’与《尔雅》互异。刘氏熙《释名》曰：‘岵，怙也，人所怙取以为事用也。屺，圯也，无所生出也。’诸家多依《尔雅》，段氏《诗小学》曰：‘岵之言瓠落也，屺之言菱滋也。岵有阴道，故以言父，无父何怙也；屺有阴道，故以言母，无母何恃也。’其注《说文》直以有、无字为互误。蒙又以字形偏旁言之，凡物类之从古者，于木为枯，于水为沽，于艸为苦，皆减少之义。人事之从古者，于心为怙，于示为祐，于福为嘏，皆增多之义。山，物类也，则无草木之说为信。”清代夏炘《读诗札记》卷二：“《卷耳》

‘崔巍’传曰：‘土山之戴石者’，‘砮’传曰：‘石山戴土曰砮。’又《魏风·陟岵》‘陟屺’传曰：‘山无草木曰岵，山有草木曰屺。’又《陈风·宛丘》传曰：‘四方高中央下曰宛。’按皆与《尔雅》相反，毛必别有所本。”这类研究取向现在看来其实非常无谓，先秦无任何辞例可以证明“岵”与“屺”与有无草木存在什么关系。两个字无论哪个是“山有草木”，哪个是“山无草木”，都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“冈”就与草木无关了，所以这种“山无草木”、“山有草木”之说当只是经师强作分别的造说，不会是“岵”与“屺”任何一个字的本义，明代曹学佺《诗经剖疑》卷八就明确指出：“按，注以山无草木曰岵，有草木曰屺，然此不重，惟以岵、屺、冈与父、母、兄韵叶耳。”而由读音来看，“岵”或即“阻”字异体，《毛诗·周南·卷耳》有“陟彼砮矣”可对应，笔者在《安大简〈邦风·周南·卷耳〉解析》<sup>3</sup>中已提到：“因为‘砮’在先秦文献中只见于《卷耳》，所以无论是毛传解释为‘石山戴土曰砮’，还是段注说‘土在上则雨水沮洳，故曰阻’，都不难看出皆为望文生义，这个字实际上当就是‘阻’字，书为‘砮’、‘阻’、‘涇’都只不过是异体而已。《说文·阜部》：‘阻，险也，从阜且声。’《古今韵会举要》卷十二：‘《增韵》：山巘曰险，水隔曰阻，若泛言则山水通用。……《集韵》或作阻。’”冯登府《三家诗遗说》以为“三家说与序合”，但由其所引《易林·泰之否》：“陟岵望母，役事不已。王政靡盬，不得相保。”则明显与《毛传》有异，《易林》用《齐诗》说，故《齐诗》当是以《陟岵》中的“行役”为“王政”之事，而非

---

<sup>3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10/07/807/>，2019年10月7日。

《毛传》的“国迫而数侵削，役乎大国”，此点之后说三家诗者如陈乔枏、王先谦等也皆未曾留意分别。

整理者注〔二〕：“詹𠄎父可：《毛诗》作「瞻望父兮」。「詹」「瞻」二字谐声可通。「𠄎」，亦见于《郭店·缁衣》简三、《上博七·武》简一三，从「视」，「室」声，「望」字异体。”<sup>4</sup>先秦文献中，言“父兮”、“母兮”者除《陟岵》篇外，仅见于《小雅·蓼莪》和《邶风·日月》，《小雅·蓼莪》中言“无父何怙？无母何恃？……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”正可对应《陟岵》篇中的“陟彼岵兮，瞻望父兮。……陟彼屺兮，瞻望母兮。”可见“岵”、“屺”就只是取“怙”、“恃”的谐音以寓意，且与“父”、“母”押韵，并非与“山有草木”、“山无草木”有什么关系，明代夏言《夏桂洲文集》卷十七《中元报荐二圣文十篇》：“歌陟屺、陟岵之章，怙恃何在？诵靡瞻、靡依之什，凄怆徒深。”即已明此，由此也可见《陟岵》篇作者很可能有受到《小雅·蓼莪》的影响。作“𠄎”形的“望”字，除见于整理者注所说篇章外，还见于清华简一《程寤》简三、清华简六《子仪》简六、清华简六《郑武夫人规孺子》简三，笔者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 实词篇（一）》已指出《程寤》约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，因此即是假设清华简《程寤》中的“望”字保留了原有字形而不是使用的抄写时的常用字形，作“𠄎”形的写法恐怕也不会早于春秋前期末段。

整理者注〔三〕：“嗟余子：《毛诗》作「嗟予子」。「嗟」，本诗三见，《毛诗》皆作「嗟」。「余」「予」二字古通（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

<sup>4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1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第八三四页)。郑笺：「予，我。」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君天下曰天子，朝诸侯、分职、授政、任功，曰予一人。”郑玄注：“《觐礼》曰：‘伯父实来，余一人嘉之。’余、予古今字。”<sup>5</sup>是“余”为古文，“予”非古文，叶玉英《人称代词“予”的出现时代及与“余”、“舍”的关系》一文的研究也证明第一人称代词“予”是西汉才出现的。由此可知，凡是先秦文献中使用了第一人称代词“予”的，皆是西汉以降的改写，《尔雅·释诂》中“印、吾、台、予、朕、身、甫、余、言，我也”的训释辞条，则明确证明《尔雅》的成文不早于西汉，大量抄录《尔雅》的《毛传》自然也并不是本于先秦诗说。《文选·苏武〈诗四首〉》：“行役在战场，相见未有期。”李善注：“《毛诗》曰：嗟余子行役。”是李善或曾见到作“嗟余子”而非“嗟予子”的《毛诗》别本。朝鲜中宗时期李荇《容斋先生集》卷之四《朝天录》：“父曰嗟余子，风雨迫行李。……母曰嗟余季，卒卒随驺骑。……兄曰嗟余弟，少与学诗礼。”引《陟岵》皆作“余”而非作“予”，不知是否别有所本。

行<sup>𠄎</sup>(役)𠄎(夙)夜【七十二】毋已(已)[四]。尚<sup>斲</sup>(慎)坦(旃)才(哉)[五]，允<sup>壑</sup>(來)毋<sup>遄</sup>(止)[六]。

整理者注〔四〕：“行<sup>𠄎</sup>𠄎夜毋已：《毛诗》作「行役夙夜无已」。「<sup>𠄎</sup>」，「役」字异体。《说文·殳部》：「役，戍边也。从殳，从彳。」<sup>𠄎</sup>，古文役，从人。」「𠄎」，「宿」字初文。洪适《隶释》载汉石经《鲁

<sup>5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1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<sup>6</sup> 《中山大学学报·社会科学版》2010年第3期。

诗》残碑「无」作「毋」，典籍中两者多通（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七七二页）。「已」「巳」一字之分化。”<sup>7</sup>安大简原简“行”字下误加句读符号，可见抄手抄写时颇为随意，基本不关心其抄写的是什么内容，这大概与安大简《邦风》是随葬品而非日常读物有关。“行役”一词，先秦文献中只有《周礼》继承了《陟岵》的用法，而至汉代则该词使用就变得颇为普遍，由此可见《诗经》在先秦时期实际上不但传播范围有限，而且影响也非常有限，远没有达到必读教材的程度。这一点反过来也说明熟悉《诗经》中某些篇章的人，通常多是生活条件优厚到可以学习些完全无关直接生计的权贵阶层，前文已分析《陟岵》篇作者很可能熟悉《小雅》，而由时间来看，《陟岵》篇作者作《陟岵》时，《小雅》多数篇章也不过才出现几十年，《陟岵》篇作者有条件接触到并学习《小雅》，故如前文所说，这足以说明其基本没有多少可能是普通的服役民众，而当是卿大夫中的从役者。《仪礼·士昏礼》：“父送女，命之曰：‘戒之敬之，夙夜毋违命。’母施衿结帨，曰：‘勉之敬之，夙夜无违宫事。’庶母及门内施鞶，申之以父母之命，命之曰：‘敬恭听宗、尔父母之言，夙夜无愆。’”郑玄注：“古文‘毋’为‘无’。”《士昏礼》的三条命辞中的“夙夜毋 X”、“夙夜无 X”，非常可能就是源自《陟岵》的“夙夜毋 X”，而《士昏礼》在一篇之中或作“毋”或作“无”，就已说明郑玄所说“古文毋为无”仅是因为其自身观念局限导致的认知，并非真的是古文、今文之别，安大简《陟岵》作“夙夜毋 X”更是可以明确证明此点。由整理者注所引洪适《隶释》

---

<sup>7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 117 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 年 8 月。



可见,《鲁诗》说作“毋”与安大简同,整理者注言“「巳」「已」一字之分化”但未言《隶释》即是作“巳”,不知何故。《隶释》所载《鲁诗》用字每每与安大简同,自然是三家诗的用字比《毛诗》用字更接近安大简的明证,此点笔者多篇安大简《邦风》解析文章已言及。

整理者注〔五〕:“尚斲坦才:《毛诗》作「上慎旃哉」。「尚」「上」二字音同古通。「斲」,与「斲」(《郭店·缁衣》简三〇)、「斲」(《上博五·弟》简一一)、「斲」(《上博六·用》简七)同,从「言」,「折」声,读为「慎」。上古音「坦」属透母元部,「旃」属章母元部,二字音近可通。《集韵·旱韵》:「坦,或作坛。」从「亼」声字与从「丹」声字典籍中常通。《说文·冫部》:「旃,旃或从亼。」《谷梁传》昭公九年「置旃以为辕门」,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贾疏引「旃」作「旃」(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二〇三页)。毛传:「旃,之。」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:「之、旃一声之转,又为『之焉』之合声,故旃训之,又训焉。」<sup>8</sup>洪适《隶释》卷十四《石经鲁诗残碑》“上”即作“尚”,整理者注此处又未言《隶释》所载《鲁诗》“尚”字也同于安大简,不知何故。“斲”字当分析为从言、薪声,“十”即“中”形的演变,《说文·中部》:“艸木初生也。象丨出形,有枝茎也。古文或以爲艸字。”故从“中”从“斤”即柴薪的薪字会意。与《毛传》言“旃,之”不同,虽然郑玄在《陟岵》没有另外出注,但其在《毛诗·唐风·采苓》:“舍旃舍旃,苟亦无然”句注言“旃之言焉也。舍之焉,舍之焉,谓谤讪人,欲使见贬退也。此二者且无信,受之且无答然。”可见马瑞

<sup>8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(一)》第117页,上海:中西书局;2019年8月。

辰以“旃”为“『之焉』之合声”明显即来自以“舍旃”为“舍之焉”。但若以“旃”为“之焉”合声，则代入回《陟岵》原诗，“尚慎旃哉”会变成“当慎之焉哉”，殊为不辞，回顾郑玄笺文，其言“旃之言焉也”当只是读“旃”为“焉”，《小尔雅·广训》：“旃，焉也。”也可证此，因此郑笺当是以“舍”为“舍之”，以“旃”为“焉”，而非以“旃”为“之焉”。再者，《毛传》所言“旃，之”是需要旃、之同为章母字这个前提的，一旦脱离同声，则这个训释就会全无成立条件，而“坦”是透母元部，自然无条件与章母的“之”字成训，故整理者注所引《毛传》言“旃，之”与马瑞辰说“之、旃一声之转，又为『之焉』之合声”皆不确。

整理者注〔六〕：“允𠄎母遄：《毛诗》作「犹来无止」。上古音「犹」属喻母幽部，「允」属喻母文部，二字音近可通。《上博三·周》「九四：猷（犹）余（豫），大又（有）得」，马王堆帛书本「猷」作「允」。毛传：「犹，可也。」「𠄎」，从「止」，「来」声，「来去」之「来」的异体。「遄」，从「走」，「寺」声，读为「止」（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四〇三页）。郑笺：「止者，谓在军事作部列时。」朱熹《诗集传》：「犹可以来归，无止于彼而不来也。盖生则必归，死则止而不来矣。或曰：止，获也。言无为人所获也。」毛传：「父尚义。」<sup>9</sup>“允”训为诚、确实，“允来”即确实要回来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允，诚也。”“遄”字明显即“待”字异体，止、待相通<sup>10</sup>，所以安大简的“待”于《毛诗》

<sup>9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1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<sup>10</sup> 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第403页“止与待”条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9年7月。

可书为“止”。整理者所引郑笺的“止者，谓在军事作部列时”，阮元校已言“明监本，毛本‘止’作‘上’，按‘上’字是也。”所以郑笺是在注“上”字而非“止”字，此点其实对比下文与“止”对应的是“弃”、“死”就不难看出，故整理者于“止”字引郑笺不确。对比下文的“弃”、“死”，则“待（止）”自然也当是“死”的代称，一般的劳役虽然辛苦，但毕竟死的可能性较低，故由可能会死可推知《陟岵》的“役”不会是普通的劳役，而当是兵役，所以郑笺、孔疏皆以军事为说。军刑严酷，往往怠慢就是死罪，因此《陟岵》诗并非如《诗集传》所言“犹可以来归，无止于彼而不来也。盖生则必归，死则止而不来矣。或曰：止，获也。言无为人所获也。”而是说在军中要勤务不怠，不要犯刑触死，所以才有上句的“当慎焉哉”。整理者注所言“毛传：「父尚义。」”这条注文与安大简全然无关，引用此条不知是基于何种考量。

◎陟皮（彼）杞（屺）可（兮）〔七〕，詹（瞻）瞻（望）毋（母）可（兮）。

整理者注〔七〕：“陟皮杞可：《毛诗》作「陟彼屺兮」。「杞」「屺」二字谐声可通。毛传：「山有草木曰屺。」但《说文·山部》：「屺，山无草木也。从山，己声。《诗》曰：『陟彼屺兮。』」《释名》：「山无草木曰屺。屺，圯也，无所出生也。」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认为今本毛传为传写之误。”<sup>11</sup>前文解析内容已言，《陟岵》作者用“屺”当只是取

<sup>11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1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其与“恃”谐音，故与有没有草木无关。《尔雅》、《毛传》、《说文》、《释名》等无论是说有草木还是无草木，皆无辞例证据，故当都只是受经师造说影响所致。“屺”、“丘”同为溪母之部，故《陟岵》的“陟彼屺兮”盖犹《诗经·邶风·载驰》的“陟彼阿丘”，《管子·地员》：“五沃之土，若在丘在山，在陵在冈。”以丘、山、陵、冈并言，就正可与《陟岵》以“屺”、“冈”并举对观。

母曰：差（嗟）余季，行**设**（役）夙（夙）夜毋**歸**（寢）〔八〕。尚**斲**（慎）坦（旃）才（哉），允**壑**（來）毋弃（棄）〔九〕。

整理者注〔八〕：“差余季，行**设**夙夜毋**歸**：《毛诗》作「嗟予季，行役夙夜无寐」。「季」，《说文·子部》：「季，少偁也。从子，从稚省，稚亦声。」毛传：「季，小子也。」**歸**，即「寢」，见前《关雎》注。”

<sup>12</sup>宋代黄庭坚《刘咸临墓志铭》：“母曰嗟予子，不亢刘宗。兄曰嗟余季，道不佐邦。”宋代袁桷《清容居士集》卷三《致乐堂》：“维大夫母，柔恭俾寿。嗟余季来，教言孔懋。”明代黄克缙《数马集》卷二十四《寿冯按院太夫人八十五序》：“《四牡》之诗曰：‘是用作歌，将母来谗。’《陟屺》之诗曰：‘嗟余季，行役夙夜无寐，尚慎旃哉。’”同卷《贺诰封宜人李母吴太夫人九十偕子心湖仪部六十序》：“《陟岵》之章，嗟余季之行役；《北山》之诗，叹父母之怀忧。”明代唐时升《三易集·寿钱母顾太安人七十序》：“独有感于《陟岵》之诗焉，《诗》不云乎：‘陟彼岵兮，瞻望母兮，母曰嗟余季，行役尚慎旃哉，犹来无

<sup>12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117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止。’诗人既自述其道途之间，不能忘晨昏之恋，而又知慈母之拳拳忧思，怅望必至之情。千载而下读之者，犹为低徊太息，况当其事者乎。”可见宋代以下或是犹有作“嗟余季”而非如今《毛诗》作“嗟予季”的版本。安大简《关雎》篇整理者注曾提到：“楚文字「寐」字有一种形体作「𦉳」（《上博五·季》简一〇），又从「寢」（寢）。”<sup>13</sup>这是“寢”、“寐”互讹的前置条件，由于安大简抄手抄写时并不认真，也不关心所抄内容的用韵情况，所以难免时时可见讹误。这样的“寢”、“寐”互讹后世犹有其例，笔者在《安大简〈邦风·秦风·小戎〉解析》中分析安大简《秦风·小戎》的“载寢载兴”句时曾提到：“此句真正存在的异文，实当是晋代陆云《陆士衡集·答兄平原诗》：‘玄黄长坂，载寐载兴’句所引《诗》，此句可证陆云所见《小戎》有作‘载寐载兴’而非‘载寢载兴’的情况。‘寢’、‘寐’之讹，安大简《周南·关雎》已见，原诗‘寤寐求之’句的‘寐’，安大简中即书为‘𦉳’。另外，前面引文提到的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‘乃寢乃兴’句，日本山井鼎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·毛诗注疏》言古本‘寢作寐’，是古本《斯干》有作‘乃寐乃兴’的情况。由此即可见，不仅安大简存在‘寢’、‘寐’互讹的情况，即使是传世的《诗经》版本，也时有‘寢’、‘寐’互讹之例，只是这些《诗经》版本皆已亡佚，安大简中‘寢’、‘寐’互讹的情况才显得较新奇而已。”<sup>14</sup>对应于此，后世字书中收有“寐”字的一个作“𦉳”的字形，《龙龕手鏡·穴部》：“寐、寢、寐，三俗，

<sup>13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70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年8月。

<sup>14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20/09/09/1064/>，2020年9月9日。

莫庇切，正作寐，寢也。”可见战国时期“寐”字的“𦉳”延续至后世讹变为“寐”作为俗体依然存在，由此可推知后世字书所载俗体，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战国时期的异体字。

整理者注〔九〕：“尚𦉳坦才，允𦉳毋弃：《毛诗》作「上慎旃哉，犹来无弃」。「𦉳」，与「𦉳」（《郭店·老丙》简「一」）、「𦉳」（《上博一·绌》简九）同，从「言」，「𦉳」声。所从「𦉳」疑为「申」之变体，作声符（参徐在国《上博楚简文字声系》第二一八八页）。”<sup>15</sup>前文已分析“𦉳”为从言从薪，“十”为“中”形的演变，《说文·中部》：

“艸木初生也。象丨出形，有枝茎也。古文或以爲艸字。”对应于此则“𦉳”当同分析为从言从薪，“幺”即“幼”，为初生之义，《尔雅·释兽》：“幺，幼。”《说文·幺部》：“幺，小也，象子初生之形。”故“中”、“

“幺”同为初生义，整理者注所言“所从「𦉳」疑为「申」之变体，作声符”不确。敦煌伯 2529《毛诗故训传》残卷所录《魏风·陟岵》作“上慎旃哉，犹来毋弃”，宋代洪适《隶释》卷十四《石经鲁诗残碑》对应《毛诗·魏风·陟岵》的“犹来无死”句则作“犹来毋死”，可证即便是《毛诗》或也仍是曾经存在改“毋”为“无”但改而未尽的情况，《鲁诗》作“毋”更是与安大简相合，于此也可见《毛诗》本是抄自某个与《鲁诗》非常接近的今文本，不同的文字则多是改易的结果。

◎陟皮（彼）阮（岡）可（兮）〔一〇〕，【七十三】詹（瞻）𦉳（望）

<sup>15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（一）》第 118 页，上海：中西书局；2019 年 8 月。

**覯** = (兄, 兄) 曰: 嗟 (嗟) 舍 (余) 弟 [一一],

整理者注 [一〇]: “陟皮阮可:《毛诗》作「陟彼冈兮」。「阮」,参前《卷耳》注。”《陟岵》的“陟彼冈兮”很可能就是模仿自《小雅·车辖》或《周南·卷耳》的“陟彼高冈”,而《小雅·车辖》或《周南·卷耳》的“陟彼高冈”则可溯源至《大雅·皇矣》的“陟我高冈”,结合前文所分析的《陟岵》作者很可能熟悉《小雅》,则说明春秋时期能接触到《大雅》还是《小雅》或与身份是相关的。

整理者注 [一一]: “詹睦覯 = 曰嗟舍弟:《毛诗》作「瞻望兄兮。兄曰:嗟,予弟」。「覯」,「兄」字繁体,加注「生」声,右下有重文符号。《毛诗》「兄」后有「兮」字。「舍」,从「口」,「余」声,读为「余」。”<sup>16</sup>唐代杨炯《盈川集》卷九《从甥梁锜墓志铭》:“望吾子者空怀倚闾之叹,嗟余弟者独有亡琴之悲。”上句是用《战国策·齐策六·王孙贾杀淖齿》:“王孙贾年十五,事闵王。王出走,失王之处。其母曰:女朝出而晚来,则吾倚门而望;女暮出而不还,则吾倚闾而望。女今事王,王出走,女不知其处,女尚何归?”典故,“亡琴”则出自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:“王子猷、子敬俱病笃,而子敬先亡。子猷问左右:‘何以都不闻消息?此已丧矣。’语时了不悲。便索舆来奔丧,都不哭。子敬素好琴,便径入坐灵床上,取子敬琴弹,弦既不调,掷地云:‘子敬子敬,人琴俱亡。’因恸绝良久,月余亦卒。”故可知“嗟余弟”当即是《陟岵》之典,而这是目前可见最早引用此句的文献,说明唐代或有作“嗟余弟”的《陟岵》版本。

<sup>16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(一)》第118页,上海:中西书局;2019年8月。

行<sup>設</sup>(役) 夙(夙) 夜必皆(偕)[一二]。尚<sup>斲</sup>(慎) 坦(旃) 才(哉), 允<sup>來</sup>(來) 母(毋) 死。

整理者注[一二]: “行<sup>設</sup>夙夜必皆:《毛诗》作「行役夙夜必偕」。「皆」「偕」二字谐声可通。毛传:「偕, 俱也。」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:「《传》训偕为俱者, 谓行役必兼夙夜, 犹上章『无已』『无寐』, 皆兼夙夜言之也。《诗集传》谓『必与其偕同作同止』, 似非诗义。」<sup>17</sup>由《陟岵》作者的父母、兄长再三的叮嘱来看, 作者很可能是初次随军, 且虽然是卿大夫, 但并非军队的统帅。先秦时期重视“长幼有序”, 长子不从军而幼子从军的情况明显不是常见情况, 因此《陟岵》篇中“兄曰差余弟”记录的情况当是一种特例。而若按笔者《安大简〈邦风·侯风·汾沮洳〉解析》的分析“诗的作者则很可能就是将任用赵武为新军佐的晋悼公, 是《汾沮洳》盖即作于春秋后期后段”<sup>18</sup>则相当大的可能性列于《汾沮洳》之后的《陟岵》也是晋悼公时的作品, 再结合前文所分析的《陟岵》很可能熟悉《小雅》, 是卿大夫级的人, 那么或可作出一个推测, 即《陟岵》有可能是韩宣子的作品。据《左传·襄公七年》:“冬, 十月, 晋韩献子告老, 公族穆子有废疾, 将立之。辞曰:「《诗》曰:『岂不夙夜? 谓行多露。』又曰:『弗躬弗亲, 庶民弗信。』无忌不才, 让其可乎? 请立起也。与田苏游, 而曰『好仁』。《诗》曰:『靖共尔位, 好是正直。神之听之, 介尔景福。』”

<sup>17</sup> 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(一)》第118页, 上海: 中西书局; 2019年8月。

<sup>18</sup> 中国先秦史网站: <https://www.xianqin.tk/2021/04/04/2818/>, 2021年4月4日。



恤民为德，正直为正，正曲为直，参和为仁。如是则神听之，介福降之。立之，不亦可乎？」庚戌，使宣子朝，遂老。晋侯谓韩无忌仁，使掌公族大夫。”《国语·晋语七》：“韩献子老，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。辞曰：「厉公之乱，无忌备公族，不能死。臣闻之曰：『无功庸者，不敢居高位。』今无忌，智不能匡君，使至于难，仁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敢辱君朝以忝韩宗，请退也。」固辞不立。悼公闻之，曰：「难虽不能死君而能让，不可不赏也。」使掌公族大夫。”由这两段内容可见，韩献子的长子韩无忌因有废疾而辞卿位，故使其弟韩起为卿。韩无忌引《召南·行露》和《小雅·节南山》自然说明其非常熟悉诗篇，那么其弟韩起熟悉《小雅》自然也是可以想见的。韩无忌有废疾，自然不宜从军戎役，这正合于《陟岵》篇幼子回忆从役前兄长对自己的叮嘱。

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：“韩厥老矣，知罃稟焉以为政。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，使佐中军。韩起少于栾黶，而栾黶、士魴上之，使佐上军。魏绛多功，以赵武为贤而为之佐。”是韩起为上军佐，并非统帅，也与《陟岵》篇相合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：“秋，晋韩宣子卒，魏献子为政。”是韩起在卿位的时间长达五十余年，那么其初任卿位时不难推知很可能不到二十岁，这也就解释了《陟岵》篇中作者从役前父、母、兄何以如此谆谆叮咛、一再嘱咐作者“当慎焉哉”。因此，从各方面来看，《陟岵》篇都有可能是少年韩起以上军佐的身份初次从役时思念父母、兄长所作的诗篇。